抗日战争中的张恨水与他的弟妹们

兼论张恨水抗战作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张一莉 张一骐（执笔 ） 张 迅

一、北华美专起因与后续

1、源起第三党

1935年，张恨水接受成舍我之约，赴上海《立报》“短期帮忙”。其时他已任北华美专校长多年。北华美专最初发起人是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以下简称农工党）。该党最初纲领为“抗日倒蒋”。1931年11月29日，农工党领袖邓演达遭国民党杀害，设于北平的地下组织——晨光女中已被暴露。组织研究决定让张朴野、张牧野兄弟配合王经三筹办北华美专。张牧野是恨水先生的四弟，毕业于京华美专，师从齐白石。创办美术院校，除了资金，还须校舍、师资等等多种条件。张恨水当时已是著名作家，请他出面邀请齐白石、徐悲鸿等等名家来校任教，比张牧野更为方便。事实果然如此，齐白石等不仅来校任教，甚至成为北华美专股东，每周来校教课两天，在学校经费紧张时连工资都不要。

学校开学前，校长王经三回沈阳凑款，恰逢“9.18事变”，不幸遇难。学校等米下锅，张恨水拿出部分稿费以解燃眉之急！大家一致要求张恨水担任美专校长，张牧野任教务主任（兼教素描）、张朴野教历史兼行政主管，作家刘半农、张恨水先生的大妹张其范、桂凝露夫妇等也教语法和古汉语等课程。

可以说，北华美专是张恨水与其弟妹们一起工作、生活最多最长的时期。期间张恨水在校长室办公，除了教教写作和必要的接待，就潜心创作。此时他已辞《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副刊主编，每天撰稿都近万字，以供北平、上海等地几家报纸的长篇连载，著名的《金粉世家》就是在校长办公室完成的。

1931年，张恨水离开报社，来校任校长专职写作，他嘱咐二弟张啸空仍留报社采编。虽然彼此都忙碌，但还是经常保持电话、书信联络，他们抽空回家探望老母，或是啸空路过美专看望大哥和弟妹们，除了逢年过节，位于东十二条的北华美专是张氏兄弟姐妹欢聚的又一家园。

后来张恨水在南京办报，思念北国春明，关心那由他亲手创办的北华美专和融入他青春热血的“世界”报社。期间，兄弟们保持联络，他多次飞鸿寄语，勉励弟妹和全体师生为国而教而学，北华美专烽火7年，荟萃了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美术大师、文学家、教育家，是我国民办艺术院校中较为成功的先行者，美专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其东西合璧、大胆创新的教学经验值得现代大学参考借鉴。譬如西方美术的素描与中国国画的写意交叉进行，名家大作与学生习作同时展览，请徐悲鸿、于非闇等大师将两者的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对比，当场点评，而后再让学生根据领悟重新再来……运用刘半农、老舍等文学家的作品，张恨水的诗词小品以及古今中外的名著产生的历史背景，艺术风格，以拓展视野、博览众长为己用。当时社会白话文十分盛行，美专教学推行文言文与之并行，让学生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且学而时习之于现实。在北华美专既讲孔子、孟子、朱子百家，也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纳入必读内容。而爱国孝道诚信更是师生必守之准则。彼时，少帅张学良和老舍、梅兰芳等不仅常来校长室泡茶聊天，偶尔也会应邀来校演讲，结合局势论军事、谈写作、话表演。校园这道“风景线”进一步开拓了张恨水的眼界，促使他在国家危亡之际，对第三党及其民主抗日有了新的认识。在其作品的不断修改中，不难看出他紧跟国难而不断调整创作构思的“战略转移”。譬如《满城风雨》由军阀派系内战，改为枪口一致对外的结局；又如《啼笑因缘续集》中樊家树、何丽娜始办实业救国，关秀姑为国捐躯等“悲情图”，无不是张恨水借助书中人物，倾吐其“甘洒热血于沙场，欲洗关山万里图”的家国情怀。因此该校不仅培养了张汀、蓝马、凌子风、张启仁等优秀的艺术人才，更为抗日救亡输送了新鲜血液，张恨水及其弟妹们也在美专的特殊教学中得以考验、磨砺而成长。

2、君子虽不党

张恨水坦言“君子不党”，并以此作为家训要求弟妹。孰料他所在的北华美专竟然是第三党的据点，而最让他恼火的是双胞胎的三弟仆野、四弟牧野也背着他同时参加了该党，为此张恨水曾当众训斥，甚至以退出美专、辞职校长，逼他俩退党。两兄弟对于长兄如父、17岁便承担家庭重负、把5个弟妹拉扯成人、考入大学的大哥是绝对言听计从的，然而在政治观点上这两个弟弟却暗持主见。最有趣的是牧野后来还带回了一位同党弟媳——尚在北师大读书的申圣羽。张其范坚守不党，但她的丈夫桂凝露是国民党左派，但对当局畏葸日本是有看法的，因此对于第三党采取不干涉、不介入态度，然而随着日寇占领东北，窥视华北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不仅他们暗中支持农工党同事，甚至让君子不党的校长也不觉卷入其中。首先根据校董事会讨论，张恨水同意学生不问党派，只要品学兼优，均可入学深造。“9.18”后美专招收了几批东北流亡学生，不仅免费读书，甚至无偿食宿，这对于没有官方资助的民办大学的确是一笔重负，还要承担政治风险；何况美专并非净水一潭，除了农工党、共产党，还有职业学生（日伪特务混入美专，名为学习，实为收集情报）。作为校长，张恨水坚持“君子不党，不介党争”，然而在风云骤变的危急关头他则顶风而上，默许把日伪追捕的农工党负责人季方接入美专，甚至让季住进校长室；特务来校抓人（据其范讲是职业生告的密），张恨水闻讯堵住校门“决不让外人进来，我是校长，出了问题我负责！”

9.18事变后，华北局势逐渐吃紧。为图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文化特务土肥原加紧活动。土肥原是精通华夏文化的中国通，他想方设法拉拢中国有影响的文化人。结果在张恨水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他两次前来美专拜访，张恨水均以外出避之，第三次他闯进了校长室。万般无奈，张恨水隔日托人送去一本增加了抗日内容的《啼笑因缘续集》予以“回敬”。土肥原恼羞成怒，设法报复。他后来得知北华美专接收了不少东北流亡学生，且该校师生多年来的抗日言行，尤其是校长张恨水还“曾窝藏季方”等等“罪状”，遂将张恨水列入黑名单。家人和校方立即通知正在上海《立报》的张恨水——暂时千万不能回北平！

北望春明，有家难归，而张恨水又不适应东方巴黎——上海的奢靡浮华，寻思良久后来到与北平颇多相似的六朝故都南京。在原《世界日报》同仁、老友张友鸾的鼓动下，办起了《南京人报》。一直利用《南京人报》宣传抗战，如《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等小说及大量的鼓动抗战的诗词，就是通过该报率先发表的，彼时南京除了《中央日报》，还有许多报刊，而民办的《南京人报》始终销量保持第一，除了文章精彩内容丰富，还因为它率先鼓呼抗日！字如鼙鼓撞击在秦淮河畔。该报一直办到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二天才被迫停刊。

二、潜山游击队前因后果

1、巷战五马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夕，北华美专被迫停办，张牧野和部分师生根据农工党组织的安排，转移到天津廊坊一带，组织起华北青年抗日联盟。28日中午，他刚刚将家眷送上南下的列车，回到宅地五马路不久，日寇飞机便对天津交通要地开始了疯狂轰炸。这是日军对天津实行轰炸乃至屠杀前的一场罪恶的空前大演习。张牧野亲历了敌寇血洗天津的惨状，以及曾经一盘散沙的津城各个阶层，在国破家亡时刻的众生相。是夜，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张牧野作为一名教书先生、将门之后的农工党党员，终于被迫举起大刀，动员街坊组成了大刀队，配合驻津部队——第29军官兵，在敌人猛烈攻击、离天津火车站不远的五马路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巷战。役后，张牧野死里逃生、负伤辗转，来到南京，最终回到故乡。

夏逝冬至，时近半年，牧野是死是活？渺无音讯。期间北平沦陷后张恨水还托人捎信给张啸空，务必坚守报社，千万不能落入敌手，要戳穿大东亚共荣圈的阴谋诡计，张啸空遵照坚守《世界日报》的兄嘱，危难不辱使命。日伪先礼后兵，次日将《世界日报》团团包围，重病在身的啸空咬紧牙关，绝不为寇便利，拒不同意交出报社与日伪合作，被敌围困半月之久，病饿交集最后活活逼死在报社。其妻含悲忍痛，带着孩子披麻戴孝，忍饥挨饿，越黄河渡长江，千里迢迢奔殇金陵。

“大哥，啸空他……”不待话毕，她“哇！”地一声嚎啕开来。此时全家老小二三十人闻讯赶到客厅，扶起孤儿寡母，抱成一团，痛哭失声。张恨水与啸空手足情深，从蒙童私塾到少年学堂，哥俩总是形影相随，书读一桌，饭食一锅、觉睡一床；张恨水由老家赴芜湖、武汉、北平谋生，把母亲和弟妹托负于话语不多，却心有灵犀的二弟。在北平报社稳定不久，立刻通知他前来助阵。啸空思敏笔勤，张恨水任《世界晚报》副刊主编，他则负责社会新闻，撰写小品，笔锋含蓄而犀利，让为歹者心生不快，欲骂而有口难开，他采写的新闻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且为张恨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而今啸空用他的牺牲，保全了“为民而鸣”的“中华喉舌”。张恨水挥泪祭文，为有这样的兄弟而自豪。啸空的牺牲，让全家老小很长时间难以摆脱苦痛的阴影。

就在阴云笼罩张家之际，牧野突然来到南京!全家喜出望外。天津巷战是张恨水及其弟妹们投身抗战，在经历了啸空为中华喉舌而牺牲后的又一生死考验，也为他之后的《巷战之夜》《潜山血》《安徽的前线 前线的安徽》等等抗日游击队的小说找到了原型和基本素材。

2、请缨叹无门

1937年12月底，南京危急，张家只得举家离宁，回到故乡安徽潜山。稍事安顿，张恨水兄弟几个商量决定，把家眷安顿在老家，牧野先到南京，把《南京人报》排版印刷设备等运到武汉，届时待张恨水来汉会合后，兄弟俩再一起连同设备西行重庆，复办《南京人报》。

可是当张恨水来到武汉，孰料牧野却改变了主意。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搬迁武汉，全国许多抗日力量也多汇集于江城。其时除了国共两党拟谈民族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此时，农工党的组织纲领也有了重大改变——（1935年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方针为“抗日、联共、反蒋”。章伯钧主持中央工作。）章伯钧任“中解”总联络员，他先后发表文章，同意支持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指出大敌当前，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战争可能需要较长的艰苦准备；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唤起工农、组织武装，“逼蒋抗日”。

早在北平沦陷之际，农工党已深入敌后，在河北、河南、江苏、广东等地开始行动，各种抗日武装也在陆续筹备之中。北华美专关闭不久，牧野受农工党派遣，带领部分同志前往天津、廊坊一带组织中华青年抗日同盟会。离开北平前夕，牧野他们再次前往位于东十二条的北华美专，告别全校四届师长达7年之久的学习、工作、战斗的地方。在这里有他们青春的脚步、步入艺术殿堂的身影、抗日救亡的呼声，还有他们的初恋与矢志不渝的信仰与爱情……许多女生，包括男生都抱头痛哭，难舍难分。同学们，战争不相信眼泪！赶走了小日本，我们再相聚！牧野代表全体教师向同学们致辞，并且转达了校长——张恨水生先生从南京发来的话别嘱咐。带着校长的嘱咐，同学们纷赴四面八方，他们或以画笔为投弹、以文章为武器，或随农工党转移天津、廊坊、邯郸、涿州，新乡、武汉、广州等地参加多种形式的民族解放抗战救亡运动。譬如在天津周边农村的农民讲习团，新乡铁工厂的护厂队，尔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农民或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也要不少美专学生参加了国民党的第八路军（如我三姨申弘、姨夫冯怀阁夫妇）以及后来的新四军，成为民族救亡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来武汉数日，牧野见到了好几位农工党同志或美专学生，耳闻目睹他们投身抗日的热情，深受感染和鼓舞。他亲历敌机轰炸天津，死里逃生途见日寇种种暴行，早已义愤填膺。在各种政治派别以不同形式，鼓呼抗战的临都武汉，牧野更加热血沸腾。他和在汉的家乡青年一致认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用枪杆子打日寇乃当务之急!为此，他们要推举一个德高望众者，领头回家乡打游击。这时安徽潜山已经成为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潜山与大别山相连，可守可攻，加之民风剽悍，战斗力强。张恨水听到这样的建议，联想国恨家仇浑身发热，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

这年张恨水已43岁，且两鬓已霜，况大病初愈，然为报国恨家仇，他毅然同意带领兄弟们回乡打游击。但是张恨水毕竟有了许多社会历练，他认为欲立武装就要向政府报备，否则与当地国军产生冲突。于是他当夜起草申请，次日上午同牧野一起从武昌乘轮渡过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六部递交报告。

六部是国民政府分管武装部队的部门。此时政府正在为共产党搞武装而伤脑筋。现在张恨水这样的文人也要报批武装抗日，政府怎能同意？当然六部长官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张氏兄弟，并为“张恨水先生这样的大作家欲投笔从戎而感动。然而组织游击武装这么大的事，务必要禀报上级研讨才能决定。这样吧，3天后再通知二位。”

然而3天，4天过去了，牧野实在忍不住了，陪同张恨水再次来到六部争取政府的批复。还是那几位长官，还是很热情的接待，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张先生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武装抗日有我们军队，以先生之笔也可为抗战鼓呼呐喊呀！再说各地都要这么搞武装，政府哪有那么多的资金与枪弹？”“我们一不要武器，二不要军饷，只要政府批准，承认游击队是一只合法的抗日武装。难道这样都不能批准！？”牧野还想据理力争，张恨水将他拉出了六部，沿江而归。张恨水望江长叹，唉，请缨无门，报国无路呀！

万般无奈，张恨水只得按原计划西上重庆，设法办报。政府不批游击队，却阻挡不了牧野回家抗日的决心！他的举措得到了农工党组织的支持。农工党负责人邓昊明传达了总联络员章伯钧关于组织地方游击队的指示，还亲笔写了一封信，让牧野路过六安时，交给国军某军军长徐景源，以期关照并予以支持。

1938年元旦，武汉三镇一扫冬日阴霾，阳光一片灿烂。张恨水与牧野携手登上黄鹤楼。当天晚上，他就要西上重庆，握笔抗敌，弯弓射日，而次日上午牧野则东返安徽，投笔从戎，游击抗日。扶栏俯瞰，波涛万里，大江东去，数日前，兄弟俩也曾在此登高远望，与准备一起回老家打游击的乡亲们，他们听张恨水讲安徽的历史，讲武汉的典故，讲两省各地古往今来的英雄人物，在这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他们似乎看到了家乡，看到了顶天立地的天柱山！他们相互激励，要在汉武帝亲自禅封的古南岳上，继往开来，痛击日寇，重振河山！然而请缨无门，万般无奈，哥俩只得暂分东西，相别江城。其实，张恨水心里有数，说是暂别，但是国难当头，河山破碎，战局难估，未来情形谁能料定?

牧野想的比较简单，“我想根据目前国内抗日情绪，要不了两年，最多三年，就能够将小日本驱逐出境！”“我看，情况不会那么简单，光凭热情只能取得局部胜利，而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全国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极大的代价呀！”“那你估计多少年？”“说不定十年，八年啦！”“为什么？”“人心不齐呀。心齐，泰山移。可你看政府的态度，国军的态度，还有各个阶层的态度，心是齐还是不齐？牧野呀，我担心的不是与日寇的直接交锋，凭你的武术功底，凭乡亲们的抗日热情，只要你善于组织、发动群众，调度大家的积极性，在潜山打游击是没有多大难处的。怕的是你如何去协调当地方方面面的关系，尤其是与潜山政府军队的关系，要避免与国军之间的冲突！千万不要窝里斗，记住——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哥，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会按你的嘱咐去做，组织游击队狠狠打击小日本！”

是夜，江汉关码头灯火通明，上船的，送行的，将码头上下，轮船内外挤得水泄不通。牧野和送行的乡亲代表，好不容易将张恨水和随行的工友挤入船舱。“牧野，你们快下去吧！”“大哥，你一路保重，到了重庆报个平安！”“牧野，回到潜山，代我向家人们问好，报报平安。老太太就交给你和朴野、其范啦！代我多多杀敌，把游击队的消息尽量快地传到重庆，我要把潜山游击队的故事告诉后方读者，号召大家关心前线，支援前线。”千言万语说不尽，手足情深骨肉难分。兄弟俩分别在甲板和码头上挥手，彼此的嘱咐、回应，几乎被嘈杂的喧嚣打断，被不息的江风和浪涛带向远方，带到安庆，带到潜山。

3、潜山游击队

1938年元月二日，牧野同几乎一夜未眠的乡亲起了个大早。昨夜，他们送走了西去重庆的“未冕队长”，今天，他们即将带着他未能实现而十分期盼的抗日战地——安徽潜山。途经六安时，驻军军长徐景源热情接待了牧野一行。徐军长读罢邓昊明的信连连笑道，“原来张先生的兄长是大名鼎鼎的张恨水呀？”“怎么，徐军长认识家兄？”哈哈哈，岂只认识？我们还是好朋友呢！那年在北平，在少帅家里我们见过面。去年在《南京人报》读过他的小说连载《中原豪侠传》，他借古励今，鼓舞我们军人要向古代豪侠那样，为保卫我中华民族而勇猛杀敌，冲锋陷阵！我们部队的许多弟兄争相传阅。后来，我还特意到南京拜访过令兄，请他在连载上面签名题词呢。”是夜，徐军长在军部后院设宴接风，酒过数巡，他们越谈越投机，“张先生既然要在潜山搞游击队，这枪支弹药准备得怎么样？”“徐军长，不瞒你说，我还正在为武器的来源发愁呢！”“好！多的我没有，但是十把枪，两箱子弹、二十支手榴弹我可以提供！”“哎呀，这、这该怎么感谢呀？”“谢啥？不都是为了打日本！要不你们舞文弄墨的，怎么会玩这枪杆子？”徐军长的直言快语赢得满堂喝彩！

第二天吃罢早餐，他便派人送来了武器，然后又亲自领着两位当兵的前往靶场，教牧野和未来的游击队员们，怎么装子弹，怎么瞄准射击，又该怎么扔手榴弹。整整练了一个上午，练得胳膊酸痛腿脚发胀，可谁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枪。“张队长，看来大家都给这玩意儿迷上啦，到时候不愁打胜仗！”“打了胜仗，我带着鬼子上交的武器来报喜！”

牧野带着徐军长赠送的武器，告别六安途径安庆，再经一夜跋涉，次日中午赶回了潜山，到了黄土岭，他和兄弟们把武器搬到自己家。看到牧野他们意外归来，全家老小又惊又喜，怎么你没同大哥一起上重庆？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看到这些武器更是吓了一跳！牧野不待家人问完，便把这来回半个多月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家人。

原来如此！那么下一步怎么办？武器都弄回来了，还要怎么办，把乡亲们动员起来，上天柱山打游击呗!第二天一早牧野便和几位兄弟到老乡张凯（裁缝出身）家里做动员。

振臂一呼，张牧野便拉起了数百人的潜山游击队，他任队长，坐镇队部，人称文司令；出任支队长，负责带兵外出打仗，人称武司令。游击队坚持抗战一年多，在天柱山黄土岭一带与日本人多次交锋，缴获了一批日寇的武器，打得敌寇晕头转向，尔后天一檫黑就躲在驻地不敢出来。

必须说明的是游击队本可坚持击敌，直至全国抗战胜利。其中途夭折在于窝里斗。游击队的不断胜利，不仅有力的打击了日寇，客观上却刺激了当地的政府部队。其实一支一二百多人的游击队，对他们而言只是小菜一碟。然而就是“这盘小菜”却常常搅得日寇肠胃紊乱，甚至让敌闻风丧胆。与之相反，拿政府军饷的地方保安团却经常绕道日军，生怕被其吃掉。因此在当地老百姓中自有迥然不同的评说。为此保安团以贯彻上面戡乱指示为由，“邀请”队长下山面谈合作，将张牧野等3名代表骗到县团部，缴其武装，然后兵分三路包抄游击队部。

游击队闻讯，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营救，埋伏在对方准备枪杀牧野的必经之路的两旁。待对方到来，我方已经鸣枪，眼看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即在瞬间。“住手，停止开枪！游击队的弟兄们，我张牧野，以队长名义命令你们放下武器！”“队员们全都楞住啦？为什么要我们放下武器？”“他们要枪杀你啦！队长你还要我们放下武器？”“不，不!我们要和他们拼到底！”“不！他们是我们的同胞，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的敌人！我再一次命令你们，兄弟们请把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场同胞间的自相残杀的悲剧就这样避免了。张牧野冒着几乎被枪杀的危险，实践了他对兄长张恨水的承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张恨水虽然没有参加游击队，但是他人在陪都重庆却心系潜山，非常关心这支战斗在天柱山的抗日队伍。他的小说《巷战之夜》（一名《冲锋》），主人公张竟存的原型就是张牧野。潜山游击队非但没有被日军消灭，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拖住了他们向安庆、武汉等重镇的进攻。但是，后来却被政府军当作土匪消灭掉了。家父被关押在梅成镇，据说要被枪毙，多亏农工党负责人邓昊明等人出面，千方百计左右斡旋，极力营救，才被放了出来。

4、弯弓也射日

张恨水到了重庆，马上就被老朋友陈铭德请到重庆《新民报》社，主持一个副刊，他为副刊取名叫《最后关头》。投入了抗战工作之中。这个刊名就是从当时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选出来的。他给这个副刊规定了几个登稿原则：一是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是游击区一斑；三是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是不做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是抗战的文章。从这几条原则，可以看出张恨水是全心全意进行抗战宣传了。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小说的创作中。他写了多少抗战小说，现在学术界统计的数目达数十部，800多万字。这些小说从抗战开始一直描述到抗战胜利。张恨水抗战小说如此巨大的数目，如此多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找不出第二人。张伍说：“在抗战作品中，应该说父亲是走在最前列的，也是满腔热情地为抗战奔走呼号的人。他最早写出了反应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大江东去》，还自费出版了《弯弓集》，他的抗战小说《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巷战之夜》以及写战事的小说《虎贲万岁》，都写得淋漓尽致。他后期的抗战小说，不仅写战争，更重要的是揭发贪污，揭露国民劣根性以及内忧与外患，写出了人性，表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张恨水研究通讯》2005年7月5日第5期）。

张恨水的这些抗战小说最值得一说的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个意识就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当时的张恨水和所有的中国人的根本所在。在张恨水众多的“抗战小说”中有两部似乎不太显眼的小说，一部是《仇敌夫妻》，一部是《虎贲万岁》，这两部小说从两个侧面体现出这样的“国家意识”。《仇敌夫妻》写一对彼此相爱的夫妻，偏偏来自于中国和日本两个交战的国家。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和对方，但是更爱自己的祖国。妻子为了自己的祖国窃取了丈夫身边的义勇军的机密文件。丈夫发现后，同样为了祖国的利益将妻子毒死了。这部小说情节的虚构痕迹很深，同样的情节曾在民国初年周瘦鹃的小说《行在相见》中见过。由于小说的虚构，曾受到钱杏邨的点名批评。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刻由张恨水写出这样的小说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张恨水小说一直有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人间的感情重于一切，并以此来构思情节，褒贬人物。而这一部小说却出现了相反的价值判断，它显然告示读者，夫妻之情固然是好，但是当它与祖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应该牺牲掉它。理智和功利战胜了张恨水一直维护着的感情和理想，意味着作家价值观念的转向，意味着在强烈的刺激和推动下的作家的意识发生了转型，对写惯了纯情并广受赞誉的张恨水来说并不容易。

与《仇敌夫妻》的虚构不同，张恨水反复强调《虎贲万岁》是一部纪实的小说。但是，由于小说的材料来自第二手资料，小说的艺术的确乏善可陈。然而，这部小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描述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小说。小说写了抗战后期的重要的“常德之役”的始末。小说材料都有根据，作者说得很清楚：“关于每位成仁英雄的故事，我是根据《五十七师将士特殊忠勇事迹》。”“那战事的主要将领，除了书中曾述及的周庆祥师长外，有王耀武、李钰堂、欧震、扬森、王陵基、王赞绪几位将军，这是报纸曾披露过的。”（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载《虎贲万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重版本。）小说完全是赞颂的态度，作者同样说得很清楚：“一师人守城，战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所以完全改变了我的作风。”这些牺牲的人是为国捐躯的烈士，作者不愿留一点污点在他们身上。在大敌当前时，国家的利益为上，这是当时张恨水创作“抗战小说”的基本认识。

与这些“抗战小说”相比，此时张恨水影响最大并受到人们关注的是那些讽刺小说，如写于抗战时期的《八十一梦》以及其后的《五子登科》《魍魉世界》等。这些小说对国民党的那些要员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曾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共鸣和统治者的反感。这些众多论家们多有阐述。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暴露讽刺小说究竟与那些“赞颂小说”是什么关系，张恨水在这些暴露讽刺的小说中究竟持什么立场。张恨水的暴露讽刺小说与“赞颂小说”的关系。作家自己在《八十一梦》的《自序》中其实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盖吾为中国人，自当有以报中国，报国而又在吾职业中为之，未另有所耗于血汗，此最便宜事，奈何不为乎？……吾既立此一准则，故发表于汉港沪者，其小说题材，多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发表于渝者，则略转笔锋，思有以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夫治苦闷之良剂，莫过于愉快。吾虽不能言前方毖寇若干，然使人读之启齿一哂者，则尚优为之，于是吾乃有以取材于《儒林外史》与《西游》《封神》之间矣。此《八十一梦》所由作也。”

那些写“抵抗横强不甘屈服的人物”的发表在武汉、香港、上海等地的小说也就是“赞颂小说”，那些写“排解后方人士之苦闷”的发表在重庆等地的小说也就是暴露讽刺小说。通过张恨水以上的自述，可以看到，这两类小说是一致的，都是他的报国之所为。对敌战区而言，是要坚决抵抗，是要发扬民族气节；对国统区而言，是要勤政廉洁，是要团结对外。没有内部的勤政廉洁就没有外部的抗战胜利，而外部的抗战胜利需要内部的勤政廉洁做保证，这是他的“抗战小说”的两个方面，只不过地域不同、读者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共产党对张恨水小说鼓励大家抗日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暴露讽刺小说给予了更多的赞赏；国民党对他的暴露讽刺小说表示了不满，则对他的那些“赞颂小说”给予了奖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赠送了张恨水礼品，国民党政府也向包括张恨水在内的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其实，此时的张恨水并没有什么党派意识，国家意识、民族大义是他最高的价值判断。以此为出发点，他与国民党的高官接触，也欢迎共产党的领袖来渝。对于两党的斗争，他虽不明说，但心中恐怕并不赞成，说不定还将其看作为中国社会乱象之一，从他的《八十一梦》之24梦《一场未完的戏》中我们可以有所感觉。在这个“梦”里张恨水提出“家和万事兴”，对兄弟不和造成家庭动乱表示了不满。

5、往事并非如烟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南京大屠杀等系列兽行钉在了人类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击败了这只不可一世的纸老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成为反侵略战争的成功典范，为世界各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张恨水及其弟妹们不仅亲历了这场民族的灾难与家族的不幸，更以张家特有的武器——以笔弯弓射日，或直接投笔从戎、冲锋陷阵，为民族的解放而拼争沙场。早在9.18事变之际，张恨水与其弟张牧野创办的北华美专就把抗日救亡纳入办校宗旨。“君子不党”的恨水先生在东北沦亡，华北危急的现实面前，不仅最终默认了三、四弟的第三党政治立场，并在危急关头挺身阻止闯入校园企图追捕“三党要犯”的日伪特务：又以“嘱赠”“回敬”了日本文化特务头子土肥原，以示与日不共戴天的民族态度。加之北华美专师生多年来的一贯抗日“事故”，使他这位“管教不严”的校长上了冀东伪政权的黑名单，致使“出差”上海的他北归不得，留在金陵办起了《南京人报》，他这份“伙计报”的社长借副刊《鼓角声中》击鼓抗敌。

卢沟桥事变，北华美专被迫关闭前夕，他寄函北华美专师生以画笔为器，投射敌寇。并致函二弟坚守《世界日报》，啸空不负兄嘱，在日伪招安失败后，拒不与敌合作，被日伪围困半月之久，病饥交集光荣牺牲。四弟张牧野奉三党指令，转移天津廊坊一带组织民众地下抗日。在天津五马路遭受日军包围当夜，动员街坊组织大刀队，配合第29军进行浴血巷战。拖延了敌寇对天津火车站的占领。

1937年12月底，南京告危，中外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纷纷撤离金陵。而张恨水和他的《南京人报》坚持战斗，直到日军兵临总统府的前三天才停刊。

南京沦陷，屠城血洗。张恨水举家回到潜山，在故乡黄岭养病数日，张恨水曾应邀到梅城学校演讲《我们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结合敌寇轰炸天津，血洗南京，揭露敌寇欲亡我民族的阴谋罪恶；他分析敌我双方力量的现状，侵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本质区别，指出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

1937年12月底，四弟牧野受第三党派遣回到故乡，拉起了游击队，给驻潜日寇予以重创。然而游击队没有倒在敌寇的枪林弹雨中，而被当地县保安团所围剿，恰如张恨水在汉口担心的那样，“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会被当地武装当做土匪吃掉！”队长张牧野一生坐了两次牢：1939年12月被保安团缴械，差点“秘密枪决”；1959年2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员会宣传处处长），开除党籍，押送到湖北铁山劳动教养3年。1979年8月中央组织部调研后决定，对其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其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做出过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之名誉。1982年其妻申圣羽曾在《长江日报》发表文章《举首望北国，揩泪慰长兄》。张恨水在以其四弟为原型的《巷战之夜》中，以主人公张竞存的“问月”指出了没有政府批准的游击队抗日之艰难！

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贼心未死，其首相等政要屡屡拜鬼于靖国神社，并将自卫队正规化且在我钓鱼岛屡挑事端。历史不可倒退，首先得承认事实，赖账岂可得逞？这些铁的事实已在张恨水的系列抗战作品中得以生动的披露与鞭笞。先生是上世纪以来第一个描述屠城铁证的文学家，其《虎贲万岁》则是一部反映我中华儿女浴血奋战的唯一军事体裁作品。

以史为鉴，珍惜和平。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7周年，纪念张恨水，重读其抗战前后的系列作品，了解其弟妹们投身抗日之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乃文化强国的必修课之一。

**作者简介：张一莉，女，张恨水侄女；张一骐，张恨水侄子；张迅，张恨水侄孙。**